

陈志明 王维贤 选编
钮骠 审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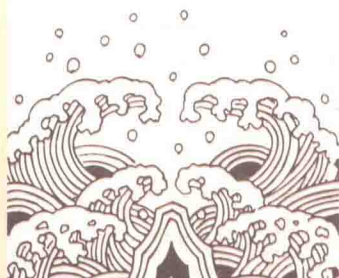
京剧资料选编
「立言画刊」

下

立言
画刊



學苑出版社



立言
畫刊
1941年

立言畫刊

第一八二期



影百伶名

角七元一册每價特

特設郵本

原創絕無重複



舜九谈戏——《福寿镜》

《乾坤福寿镜》，此戏分头二本，为老伶王瑶卿所排，十三年冬瑶卿曾与砚秋一度合演，唱作极为周至。昔睹尚小云与筱翠花排演此戏，亦两日演全，脚本系假瑶卿者，可知排演之佳。此戏名《福寿镜》，为神人赐梅俊之宝，及梅妾胡氏产生贵子后，即以此宝佩诸该子身以为护身符。事固近迷信，但中国戏剧神道设教之处几无剧不然，此乃因果之观念太深耳。剧中胡氏怀孕十有四月尚未分娩，梅俊三妾徐氏因怀妒使巫人伪称胡氏所生必为妖魔，与梅俊商妥，陷计害之。描写腐败家庭百弊环生，以致演出伤天害理情事，世之纳妾者观此可为殷鉴。诂意事为胡氏心腹婢寿春侦知，密报主母，定计私逃，并有梅之正室慨然赠银助其成行。及胡氏与寿春二人行至江边，不见船只，焦灼万状，幸有观音化身渔婆，将其主仆渡过彼岸。所谓戏不够，神仙凑，在旧剧中殆已司空见惯。胡氏与寿春既脱虎口，二人遂在破窑安身。胡氏产生一子，主仆皆喜，谓梅家有后。至胡氏之疯，为在被金眼豹掳上山时。幸压寨夫人深明大义，释其归。胡氏见寿春，道及前事，悲喜交加，及询己子，寿春答以在夫人怀。胡因遗失爱子，刺激过甚，遂成疯疾。然当胡氏被掳时，其怀抱子为金贼掷诸地上，后为镇守宁武关林鹤过此闻儿啼，油然而生恻隐之心，遂将此子抱回，因无嗣认为己子，此实林梅两家之前因后果，历历分明。头本演至林鹤赠银寿春，命其善为胡氏调治疯疾为止。二本林弼显（即胡氏之子，更姓名林弼显）已长成人，历时十七载。按京剧表演人生自出胎至孩提，如此类者不胜枚举，其中其实多用暗场传出，表演时间上不受戏剧之支配，法至善也。梦会一场，胡氏问林弼显：“你是何人带我家之福寿宝镜？”林答以：“既是汝家之宝，何故挂在我的身上？”胡氏遂将此镜始末，详细告之，有一段正二黄唱工。“认子”一场，在林弼显显贵后，一日班师回朝之际，途遇胡氏及寿春，果与林鹤所与渠画图中人相同，详询其故，始知为己母，因失子成疯，此时母子重逢，哀痛欲绝。此场胡氏与林弼显二人唱做极为沉痛，表演慈母之爱子，天伦至性，启迪世人孝思不少。至“团圆”一场时，寿春戏谑梅俊之说白，耐人寻味，梅俊则嬉笑怒骂，各种神情兼而有之，盖闻二夫人果生一妖则恨，生子则喜，子失乃悲，子得乃笑，编制之诙谐，较诸《梅玉配》之团圆似更紧张。此戏表演节目约分：家居得宝，贿巫称妖，主仆逃命，遇救产子，被掳上山，林鹤拾子，寿春寻主，被释下山，失子惊疯，林鹤赠银，尼庵求千，母子梦会，赴试得官，观画寻母，母子相会，梅俊谒林，迎养团圆，梅林联姻。尚小云饰胡氏，筱翠花饰寿春，杨宝忠饰梅俊，诸如香饰徐氏，朱素云饰林弼显，张春彦饰林鹤，罗福山饰郑氏，蒋少奎饰金眼豹，马富禄饰赵半仙，范宝亭饰永定王。综观全剧角色搭配之完整，洵极可贵，就中尤以朱素云之林弼显，罗福山之郑氏，最为难得。今已作古人矣，惜哉。

（第119期4页）

戏剧掌故

老 蹇

1. 秦琼故宅至今仍在

秦琼字叔宝，山东历城秦家道口人氏。该村距城五十里，显达后始迁于历城西门外之水帘洞（即今之五龙潭），占地约二十一亩，宅内东隅有一活泉池塘，泉凡五，深不见底，碧水澄清，游鱼无数，故今人以“五龙潭”呼之。其府因朝代进演，现已变为庙宇，后世子孙皆率不闻。民国以后，以地属为公有，由当地慈善家集资筑为慈善医院，而千年来受风雨之剥蚀，只有纪念碑尚巍然矗立，其文曰：“唐左武卫大将军胡国公秦叔宝故宅”之字迹，依然隐约可见。昔日之拴马槐在太平庄，即今之“麟祥门”。槐高两丈可满三抱，于每年春夏二季，犹繁茂异常，顶圆若盖，绿荫满地，附近居民，当盛暑之季，多就此而纳凉之，品茗闲谈。古阴遗泽，诚令人对此槐生无限企慕之思焉。

2. 曹操点将台

曹操点将台，在今安阳城北十五里的一个小村庄。附近这小村庄名为“三台”，属临漳河。这“三台”的东面，就是鼎鼎大名的曹操点将台了。台高数十丈以砖瓦构成台顶，上有一铜雀，在蔚蓝色天空中，隐隐得见。惜因年深日久，那点将台已经变成三丈高的大土堆，那只铜雀也早不知去向。而这“点将台”三字，确还不会使人们给忘记了的。

（第119期5页）

梨园点将录（七）

景孤血

（37）菜园子王泉奎

赞曰：既殖菜园，宜有羊踏，龙图不威，不胜叱咤。普譬之以张青，恰乎之恰？莫学诸葛武侯，只合二龙山下。

泉奎本业菜行，当年则“国声社里常相见，江西馆中几度闻”。兹亦黑金之亚矣，唯不宜于波澜起伏之花面。泉奎宜有自知之明，无令人笑汝拙。改工须生，故人期期以为不可。

（38）神机军师萧长华

赞曰：造化神机，是天人也，一遍神行，后生足以为法。其机之神，著手成春，所以幽闺请医，形容高手逼真。吾不喜其诤之准，而喜其诤之新，通体如金如银，无一丝之铅锡，故其质纯。即其私德亦无小疵而有醇。布衣蔬食，缙衣其系巾。生平风义，笃于师门，不殊老门生之“三世报恩”。门弟子夥矣，孰得其根。称之曰和老，称之曰先生，无忝厥尊。自命诸葛武侯，腹有绝大之金轮。

吟碧馆主为郝寿臣编新戏《桃花村》，其朱武以丑饰，固亦人间一是非也。萧和老在台上，触机生诤，无往而非神韵，新而不织，朴而不俗绝非额外生枝，尽是题中之意。“文章直到老成时”，庾子山晚境，仿佛似之。至于个人私德，尤属弥天风义。自奉俭约，而不薄于人。矗举其例：则如修徐之墓，调解刘（砚芳）、杨（克明），在富社而却金（小份），为义地以奔走。某君遭讼，亏

其储款，更解囊金以助其讼。即此行谊，已非今世之人矣。京市名丑，迄今莫非其高弟。称之为“和老”，尊之曰“萧先生”，吾为斯世重斯人，又不徒以斯艺然也。又案和老诚笃，而喜以机智自任。在富社时，以武侯自喻。故于三国剧断断肃慎，科中至今不演《连营寨》者以此。“师爷”“老道”，吾不知其为谁矣。

(39) 铁扇子马富禄

赞曰：铁扇子者，宋江之弟也，马寿如者，温如之俱也，世既以假为真，何混二为一，然而其才又不止于肆宴设席。

富禄汉族，而世人往往误认其为温如之弟，故以铁扇子宋清喻之。富禄之丑，毕竟文胜于武，铁扇子者，照其文也。

(40) 病尉迟裘盛戎

赞曰：持单鞭，斗呼延，乾嘉之赞唯汝贤。裘门之花，生于代代，克绍箕裘，克称嫡派，播之入细，声噌吰而气豪迈，小腔之行，有似卿咀甘带，是以聆其唱者咸云可爱。然而尉迟病矣，病在两个太太，三庆园中之黑白二氏打成一块。此非病耶？殆与“寡人有病”者受同等之害。吾独不解其是何心肝，乃有大花脸之自身自买。吁嗟乎！怪！

盛戎吾乃看其长大者也，忆初观其演《黄金台》，为民国戊辰，捧角家南山公，曾集角钞数洋入后台，齐以奖之。曾几何时，亦为名伶矣。程振老最喜之，谓其与少山同味。吾所服膺则有两剧，文之《二进宫》，武之《群英会》，洵足抗乎少山。《二进宫》一剧，以传授论，且远在少山之上（少山此剧，可云绝无传授）。试举其“怎比得”之“得”字小腔蜿蜒在口而不归鼻，又如“无妨”二字，“无”字拖长数板，而“妨”字单成小腔似弄撩丸悬珠垂露。它如“兵部侍郎”下之“嫌官小”三字摇摇曳曳，若受秋蝉。少山此戏，则如宽皮大肉，回味毫无矣。所可惜者，近被纠缠，归于病态，在沪时向老七乞钱，至以“两五分”予之，且扬言盛戎乃其所买。天壤之事怪而至此。

(41) 小尉迟裘世戎

赞曰：好个葫芦头，忆在儿时，即可以“剃得光光头，抹上一簪油，拉上一头牛”。其味逊于乃兄，而武工特道。宛城趟马，连环盗钩，吾尤服其神火将军抢背之似游龙。近来称憾者喉。而即此已终日忙碌不休。仍须力争上流。

世戎为盛戎之弟，本行在三，而顾曲者辄以“大裘、小裘”曰之。世戎之嗓，与盛戎无异，不过味稍单薄，而武工且有过乃兄处。盛戎既为“病尉迟”，则世戎斯为“小尉迟”矣。

（第119期6~7页）

1月11日，第120期

凌霄汉阁剧话——部分的技术必有其主宰

无论哪一部分的动作及其技术，无不以身为主，而身又以精气神为主，演说者如是，说书者

如是，演话剧者如是，演“旧剧”者亦如是也。

前期《立画》所登拙著“托髯”之法，须轻而盈，乃就此一部分而言，假使其身法不能轻盈，则托髯亦不能轻盈。又须生戴纱帽者如鲁肃、刘彦昌其帽翅之左右颤动，固甚美观，然必身子骨挺妥，而全身有自然之姿态而后头部有劲，而后两翅有俏。曾见某伶慕余马之翅力摩之，抖战不已，其身不能相称，反不雅观。又如“丁”字步乃步法之起点，故意做丁字步之票友，其难看与率意而动纱翅者，病态异，病源同。

(第120期3页)

梨园点将录（八）

景孤血

（42）船火儿刘砚亭

赞曰：此船火儿，亦为旧人，不在浔阳江揭阳镇，而在骆马湖滨，秃颅于亮，较之长年三老，亦复有威有神。特非杨老将，孰敢使之操櫓而逡巡。后乃荐升李佩，是为铁背之野宾。噫嘻吁！可知梨园老辈半埋尘，岂有人才似积薪。

刘砚亭为钱金福之弟子，然其学钱正如王又宸之学谭，食古不化，得亲炙者，则如刻版文字；未得亲炙者，不能举一反三。工力甚深，《黄一刀》之铤刚，《金沙滩》之杨七郎，俱能不失故步，亦非浅学者所可企跼也。其学钱最肖者，则为《长坂坡》之张飞，今日殆无其匹。糜芳报信，手持蛇矛，全身战抖，下甲靠旗，皆似风吹林叶，然以眼神环顾，知为嗔怒所致，非有畏心，此得钱宗师之法乳者也。反观其《晋阳宫》之宇文成都，则觉浑不似矣。然以如此人才，在第一舞台时仅可于《骆马湖》中扮饰于亮，则今日才难之叹，益令人慨喟无已也。

（43）圣水将军筱翠花

赞曰：水之为物，可以兴波，闪波作浪，唯此娇娥。昔日披香淖博士，乍见飞燕不忍视，唾于殿上作而言，此祸水也胡至是？济人利物，水功大兮，水分数种，流而化兮。且之殆宕，必如水就下兮。所以昔称名伶曰：“一汪水”者，红楼有言曰：“女人是水作的！”非虚话兮。然而不难于其为水，难在水之为圣，所以引人入胜，谲而不正，是以人见此水，不如朱寿之言曰：“打发打发！”亦必学张三言曰：“要高兴高兴！”

翠花者，一百八人中最无可方喻之人也，称之曰阎惜姣、潘金莲、潘巧云，则成泊外人矣。或拟之为“母药叉”，实则“飞天药叉”（亦如好女人，见《太平广记》）。然而今人谈药叉，则必以为是丑物矣，故不愿唐突翠花也。况翠花之艺又不止于抡“切菜刀”耍“烙铁”而已。《醉酒》之杨玉环，《戏凤》之凤姐，何当不引人入胜乎？拟之以水者，其体也，冠之以圣者，其用也。夫翠花以一旦角，既创唱念，更除扮相（此说法近数年来之实况而言），乃仍荷观众之褒宠不衰，岂非体用兼备之效乎？抑翠花之名，不在四大名旦与四小名旦之中，而拔戟自成一队，胜于画饼名士多矣。闻梅最服膺翠花，亦惺惺惜惺惺之意也。

（44）石将军金仲仁

赞曰：金亦石，石亦金，金石不分，所以人言金石之音。石将军者，亦可取譬于金将军之缓

带轻襟。孰谓将军不好武，《雅观楼》前亦能舞，若为标准李存孝，更与石人成眷属。六月火云蒸肉山，清风掠地不知寒（二语集山谷）。旧时王谢堂前燕（集刘宾客句），几回青琐点朝班（集杜工部句）。

金仲仁本为曼珠贵胄，以票友下海，当时之春仲仁即今日之金仲仁也。武工颇有根柢，虽因体胖而不减其英俊，年来精力所限，稍觉陵夷。若其对人之周旋中礼仍饶胜国之旧，良具华贵气也。

（45）锦毛虎顾珏荪

赞曰：今日小生无非虎，其文炳蔚光华吐，展如之人兮，更似风清顾渚。吾怪行年值降寅，何为生者皆文人。纵非裙屐胜屈宋，粉墨登场亦似真。《得意缘》、《奇双会》，此君之技细于脰，由旦而生似慧波，锦毛湛入灯笼队。学而优，仕而优，前后蝉联拥砚秋。为君题作沧州画，亦是当年顾虎头。

珏荪亦文人也，以票友下海，先旦而后生，故于对儿戏之《奇双会》、《得意缘》等，演来刻画入微，亦饶有书卷气，更当雅谑，故其入秋声社为程御霜佐，亦能宾主尽东南之美，相得益彰也。

（46）金眼彪江世玉

赞曰：彪者小虎，所以能友于武。此亦由旦而生，作科富社之五。好一双金眼睛！吾观世玉，不复敢笑党进之粗鲁。

世玉之年龄，是否属虎，吾虽不得而知，然其小字“二虎”，在科时常持念珠，幸以“老虎带数珠——假充善人”者谑之。第今之小生属虎者，若冯蕙林、姜妙香、俞振飞、白云生、叶盛兰，顾珏荪，皆为寅年所生。世玉纵使为虎，辈行在诸人之后是小虎即为彪矣。世玉初工旦角，《胭脂判》之下胭脂，亦曾饰演，后乃改工小生，故其上装有时粉过厚，亦与画大虫者贴金眼睛同一为踵事增华矣。

（第120期5页）

侠公谈剧——再谈老谭之白髯戏

关于戏剧大王谭鑫培，在中和同庆班演唱之白髯戏曾有记载。其戏文武兼而有之，屡睹不一，唯《伐东吴》演时较早，花脸李寿山配潘璋，据闻有佳话。《定军山》、《阳平关》系分两日演唱，未当衔接。《伐东吴》沈奎饰刘备，《阳平关》杨小楼饰赵云，金秀山饰曹操，及老旦谢宝云之报子，颇属硬整，为先进名角中罕睹杰作。秀山山顶观阵，做工出神入化，比较黄润甫不弱。《南天门》谭扮曹福，王瑶卿扮曹小姐，两氏唱做神情身段并长，叹为稀有。《举鼎观画》鑫培饰徐策，王桂官饰薛蛟，及《文昭关》、《鱼肠剑》，唱来悠扬入味，洵起聋发聩。唯《战长沙》黄忠及《武昭关》两戏，仅演于内廷传差堂会戏外，外间未曾为之。谭演黄忠戏均打扎巾，不带帅盔，与王九龄、冯杜儿、景四宝诸人扮相稍异。因面貌削瘦，不得不如斯。《定军山》、《阳平关》均属仿效九龄，《托兆碰碑》亦同。

按文武两昭关，因非老生纯粹之白髯戏，但其戏后场易有白髯故耳。

（第120期7页）

由《霸王别姬》谈起

四戒堂主人

年前二十八晚，偶然高兴开无线电一听，恰是李世芳、袁世海合唱的《霸王别姬》。前若干年李世芳尚未出科时，曾听过几次，当时所留印象很好，特别是一双眸子确像梅兰芳，身段亦颇秀气。眨眼数年，与世芳同时角色许多皆已成名，独世芳因病未出，现居然病愈登台，而报纸上又十分替他吹嘘，所以这出《别姬》特别引起我的注意，安安稳稳地听了一整出。

因为未见明场，不敢使说这出戏的整个成绩如何。不过就无线电上所听，似乎李世芳唱上念上都很吃力，唱腔虽稳稳当当，但嗓子不能运用自如，就难见其好，念上尤吃嗓子亏，气口不匀，念倒的字亦很有些个。在四小名旦中，无疑的以李世芳最有材料，一般人对他的希望亦最大，但专就我所听这出《别姬》而论，仅凭这样的工力恐其至多不过换一时的热闹，持久成名怕是还有问题！

有许多出戏已被前人唱“绝”，后人无论下多大力亦是比不上的！《霸王别姬》便是此中的一例，让梅杨两位给唱“绝”了！四大名旦中的尚程荀三位，谁亦不动这出戏，可以说是绝大聪明。古装旦角戏兴于梅兰芳，而此后唱古装戏的旦角，男伶女伶童伶可谓不计其数。无论是谁，亦无论是哪出戏，反正有那么一点地方比不上梅老板。听戏者只要没有偏见，差不多都是人同此心，可是又都说不上来准是怎么回事？就我个人觉得，比不上梅老板的地方大概就是“大器”。扮相“大器”，身段“大器”，唱上念上都“大器”，这些个加在一起还是“大器”。然而要专讲这两个字，却很难用笔墨形容出来，用嘴说都不甚容易，只好是个人心领神会了！即以这出《霸王别姬》而言，谁亦是用梅的路子，一样的舞剑，一样的唱南梆子，可就是谁亦不行，比不上人家！经我眼过的虞姬，男女童伶，可以说有几十了！依我个人的批评，只有一个人还是那么回事，要以此率来说，足够对成或许还多。谁呢？雪艳琴！我的这项意见，不知读者以为如何？至于其余的人，那就是“每况愈下”了！

在科时代的袁世海，我不大喜欢他，出科这几年却很见出息。这晚饰的霸王，唱上念上颇有不错的地方，就算很难为他。报载郝寿臣已收袁世海为徒，据我看老师要栽培徒弟的话，第一要紧的事，就是设法改他那个富连成传统的花脸气息。只要是富连成出身的净角，唱上念上都有那么一种特别味，不定一出戏里什么地方来这么一下子，一听便知道准是富连成出来的，绝对没错。以这出《别姬》说，正唱得要劲，忽然结句来了这么一口，听了之后立刻使人生出一种感觉，好“小器”的霸王！

听说金少山初来京时，特别声明不动《别姬》，为的是给“老朋友”杨小楼留着（？）其实没等杨老板死，金少山亦动了《别姬》，同时并说让北京人听听黑头味的。霸王是否便应当黑头味，我们且莫管他。杨小楼这出戏我是听过多少次的，金少山这出我却亦听过几回。我的结论是黑头味的霸王照着杨小楼的霸王差得还远！拿梅杨合唱《别姬》话匣子片子说，末一张（？）有一大段属于“无面目见江东父老”的白口，杨小楼的这一段并不算高明，在明场上亦是这样。

虽然如此，霸王这个角色仍旧让杨老板唱“绝”了！这里面亦有一番道理在！

武生唱《别姬》的如周瑞安、孙毓堃、李万春等，皆算明摆着学杨的。净角动《别姬》的，除金少山外，如裘盛戎、刘连荣、袁世海、苏连汉等，亦仍旧是学杨。在这里我可以说，郝寿臣、侯喜瑞不动这出戏，总算很有见识。这些人中，学杨的程度虽有不同，偶然亦能有几句不错的地方，以那晚我所听的袁世海说，便很有两句是味。霸王是一位“叱咤风云”的人物，所以拿金少山的个头、嗓门论倒是合格。金少山之特别提出黑头味者，大概他心里的话就是非此不足以为“叱咤风云”的霸王。霸王之“叱咤风云”一点不错，然而霸王并不止于“叱咤风云”，这地方便是黑头味的霸王之所以失败了！

苏子瞻论到霸王，有这么一句：“羽之不杀，犹有人君之度也”，这便是霸王角色于“叱咤风云”之外所必需的一种精神。杨小楼的霸王于这两种资格兼而有之，金少山的霸王却只有“叱咤风云”一种，至于其他的人或且哪样亦不够料。所以杨小楼的“霸王”唱“绝”了！金少山怎么唱亦是不行，所不行者，就是缺少这种“人君之度”！以“叱咤风云”而兼有“人君之度”的杨小楼所饰的霸王，配上处处“大器”的梅兰芳所饰的虞姬，所以《霸王别姬》这出戏让两位老板唱“绝”了！自杨小楼死后，中国舞台上再没有真够料的霸王，所以梅兰芳的虞姬只好去守活寡，再不用唱了！

（第121期3页）

《浔阳楼》

张舜九

《浔阳楼》（一名《宋江吃屎》）此戏取材《水浒》说部，情节曲折，妇孺都晓。全剧文武各场穿插严紧，结构完整，表演节目约分十八折：1.刘唐下书，2.宋江闹院，3.坐楼杀惜，4.循环报应，5.宋江发配，6.李逵夺鱼，7.酒楼题诗，8.通判观破，9.捉拿宋江，10.戴宗指导，11.设计装疯，12.宋江吃屎，13.公堂判罪，14.戴宗送信，15.定计出斩，16.大闹酒楼，17.抢劫法场，18.投奔梁山。此戏折头演毕闹院，即上马二娘途遇宋江，强其同回乌龙院。本戏先上刘唐至酒楼候宋江到来而交其书信，为此剧与折头稍异之点。但朱琴心所排全本《阎婆惜》（一名《活捉三郎》）系脱胎昆曲《缀白裘》，将折头所演闹院杀惜，前后增入“借茶”、“活捉”两折，首尾衔接。阎婆惜一角唱做较宋江为繁重，全剧穿插计分七场，严密不散。此戏先上张文远吊场，路过乌龙院，因渴敲门向阎婆惜借茶，诤意婆惜淫荡性成，一见文远，眉目含情，便与之私，并誓同生死，迨最后婆惜被宋江杀死，夜晚魂魄潜入张文远室中，将其活捉扼死，同赴幽冥，以践生前之约。此戏以最末活捉一场最有鬼趣，观之令人毛骨悚然。昔在旧京曾睹高庆奎排演此戏，自饰宋江，而益以蒋少奎之刘唐，张鸣才之戴宗，诸如香之婆惜，侯喜瑞之李逵，慈瑞全之张文远，罗福山之马二娘，若聚许多名角于一剧，宜其备受人欢迎。庆奎演技之风格，气魄甚大，喉音绝佳，长于创造老戏诸作，有点石成金之妙，在近代剧界须生中殆无二人，近以嗓败不复重度舞台生涯，海内知音莫不惋惜。

（第121期4页）

剧谈随笔——无形之中

柏正文

目前听了听徐兰沅的京剧讲话，谈《醉酒》附带解释了一些《法门寺》的情节，不禁生些感想。

《法门寺》一剧，“时地人”三方不必去考证（可是刘瑾之平反刑狱，可算便宜他了），技术方面，角色颇齐，大致尚可，最糟就是情节语焉不详，暗示得茫无头绪。所以像这天晚上兰沅的几个解释：刘彪为何“迎接太爷？”“刀伤二命”二人是谁？为何住在孙家？……都是令人难测的巧机关（当初的本子，与现在绝对不能一样）。

这次义剧，首日是谭、程、金的《法门寺》，自《拾玉镯》起，中间加上了“讹诈傅朋”、“刀伤二命”的场子，自然是醒目一些，但是也松懈无味，不过现在唱者却都省去了（不带《拾玉镯》的更不能谈）。记得有人在哪儿谈过，这其中宋巧姣与傅朋是在监中定的姻缘，详细的意思已不复记忆，唯觉说的很有理。至于刀伤二命之二人，听说名姓是褚生与贾氏。老朋友（言菊朋）的赵廉，马上的慢板就有“叹褚生和贾氏丧了性命”之句。老徐说这二人是夫妇，为孙玉姣的姨父母或舅父母，拙意却以为此褚生之“生”并非名，而似乎相当“小生”之“生”之称，大约是孙玉娇同辈的亲戚也。

关于技术方面，现在“行路”刘公道与刘彪的快板都不唱了，此亦是可虑的一点，荀（慧生）之《双姣缘》（即《法门寺》）未曾瞻仰过，不知其梗概不敢妄谈。

《法门寺》只是卖卖旦角的“宋巧姣跪至在……”或是老生的“郾城县在马上……”但是现在却甚时髦，由此可见京派顾曲家之赏鉴力矣！

这出戏，要打算使情节清楚一些并非难事，只要在路审中，与二刘多加些话白便可。于戏！京剧之一切，失落之因只在无形中耳。

（第121期5页）

梨园点将录（九）

景孤血

（47）没遮拦贾多才

赞曰：小孩口，没遮拦，此乃西厢之妙语，水浒泊号亦生安。多才之技何所喻？譬之一剂开胸顺气丸。参苓养生，无此为用之宽。是以吾测其人，主义亦近于乐观。画有神品有逸品，解鞍斜卧能事尽，多才炙輶肆其口，为问何人能忍俊。旷观今日诸名丑，无非有身份与无身份。有身份者萧首称，无身份者此其隼。挨骂能匀，学与年进。理合称霸于揭阳镇。然而在棉花地中，吾有时感觉其过甚。诸君知有张醉丐乎？结束登场，乃与斯人之宝贝态度为近。

贾多才，吾最佩服之人也，第嫌其不能演有身份之戏，小之一崇公道，而多才演来能浑不似。若《法门寺》之刘公道，则宝中无二，宇内少双矣。它如《打面缸》之大老爷，《五花洞》之吴大炮，亦复空前绝后（进门以灯笼触四老爷纱帽，灯灭火消而纸不破，尤为不爽毫厘）。新戏中之《李翠莲》丑和尚，《青城十九侠》王氏，更与老戏演至千锤百炼者无殊。称之曰“没遮拦”者，

实以身份戏与非身份戏言之。近日在“棉花地”中，一声“小娘儿们”，烈烈如枭鸟怪叫。真乃“天生德于予”，亦如圣人之四目四乳，与云里飞能向耳朵眼中掖耳朵唇也。

(48) 浪里白条吴富琴

赞曰：秋声社长，富有欧美思想。游泳功夫，不殊潮长。孰谓青衣花衫，常于水中来往。豹头环眼，不是锦枫入往。其实斯人亦甚文，张猛龙碑点画匀。梅得姚佐，吴助程勋。滋兰九畹，别饶馥郁芳芬。惜哉戏校散，秋声不可闻。

吴秉坚之为人，富于新思想，久随御霜，闲成御霜化。游泳之事，乐此不疲，拟为张顺，实以此节言之。不唯其效程，即书法亦摹御霜也。戏校女生之彪炳于世者，吴君之功最伟。侯玉兰其最著也。是以人人秋声，今不可得矣。

(49) 笑面虎魏莲芳

赞曰：畹华之戚，多才多艺，灿灿云裳，峨峨高髻。天女嫦娥虞姬貂蝉，月霞红线，锦枫木兰，彼俱能说而能演，亦复舞袖与舞盘。下之昆乱不挡，腹笥异常之宽。串龙珠中，可以挖眼，飘似灵蛇，缟衣一闪。又能划颈，血流剃刀，阴报阳报，不爽分毫。然而可为太真于独立，不能作四儿之两髦，岂非以其笑而胜于号咷。于是乎：飚轮独驾，而以游以遨，延主请席者且须投其所好而馈之灵轳。

莲芳乃梅氏之戚，确曾受教于畹华，迥非他人之攀莩附萝者比。唯是中有命，至难为承华社之良佐，蕙香晦气，岂真劳转注乎？然其艺事根柢，毕竟出人头地，故能乐育群材，即如李世芳等，亦分膏馥，兰泽同芳也。且钻新戏之锅，亦能殊众。马温如之《串龙珠》，莲芳饰刺眼妇，抢背疾于鹰隼，此非张君秋之所能跻焉。最神速者，厥为数年前与田鸿儒合演《阴阳报》（即《烈女传·八件衣》），饰窦金莲，其距上演与念本，不过一日有半之工耳。笑眼孩脸，是其所短。性颇好嬉，暇日辄驾一摩托车驰骋道上。近闻某剧团延之教授童伶，而先决之条件，则为让车，亦资轶闻也。

(50) 青眼虎陈啸秋

赞曰：青眼高歌望吾子，杜陵诗句差堪比。今以移赠陈啸秋，望其高歌乃后起。昔日朱富师李云，今以倒植亦奇闻。须知教学本相长，公孙弟子张吾军。同一不龟手之药方，或不免于泔泔洗。或曾以之受上赏，斯言吾初不信，今乃信于啸秋之噪。如以音节为贵，陈响何遽不如张响？岂以莺脰之短长，为势力之消长。试聆《探母回令》，母女声歌相应，俨如鸾凤和鸣，一对金钟玉磬，是为硬中硬。

陈啸秋，乃近日之无名英雄。唯其无名，是以不敢惜丝笔墨而省略之。案啸秋本为莲芳弟子，而噪之甜润，与张君秋无异。顾世人知有张而不知有陈，此皆肉吊窗也。其身略矮于君秋，而面庞略腴于君秋。君秋之莺脰病长，啸秋之莺脰病短。至于二人之台步身段，又直五十步与百步之比也。犹忆二人合演《探母回令》，君秋饰公主，啸秋饰太后，二人之噪，如出一口，称曰青眼虎者，实以高歌望吾子也。

(51) 催命判官宋富亭

赞曰：谁人不知宋先生，哪个不知宋先生，富社五尺童子，皆震富亭之名，所以为缺陷者，

世人不知其有形，而独病其无声。试观其《嫁妹》，则有蹇驴蹭蹬，梅花映雪报春晴，试观其《山门》，则似扶头病叶醉不醒，试观其《祥梅寺》，则觉东王侠烈争复狩，试观其《奇冤报》，亦似终南啖鬼睛，下之鲍自安、黄三太，亦为老成典型，使人不复辨其为黄之角色，抑属昆之名伶。周仓献刀，亦堪继于范宝亭。有心哉击磬，近且研磨五鬼闹判之菁英。催病者所以状其威灵。

宋富亭为富社三科资格最老之花脸，艺兼昆乱，而且昆胜于黄。《嫁妹》之钟馗，在昆弋班中固称二侯（益隆、玉山），然在皮黄班中，则莫或先于宋矣。尤可怪，富亭所能各花脸戏，凡于昆曲为近者皆擅胜场，《嫁妹》以外，若《祥梅寺》、《青石山》，因无往而非俚于昆也。尤其《祥梅寺》之黄巢扮相工架，以及后场亮相，与叶茂如（盛章）合演，不啻钱、王二老。内行术语，所谓“山门火判八大拿”者，富亭殆当之无愧。徒以噪暗，搭班无多。富亭亦知其短，尝于窑台冬月凌晨吊嗓，高歌《九更天》之闻朗等。然而艺之精者不两能，无如何也。其人向上之心亦殷。近闻富社排四本《混元盒》有五鬼闹判一折，富亭未娴此技，演出之后，特命殷元和抄一单词以进，是有雄心方兴未艾。初拟锡为“云里金刚”，吾思之，吾重思之，切其姓而言，不如贴其艺也。

（第121期6~7页）

言慧珠琴师费文治

苟 影

晚近京剧倡兴，文场人才辈出，尤以新进琴师随而崛起者更仆难数。盖伶人歌喉与琴师妙手关系极为密切，二者必须转接圆活刚柔相济，方可收绵里穿针，烘云托月之妙，所谓“牡丹虽好犹须绿叶扶持”也。费君文治，对丝竹精研有素，尝伴吴素秋在本市及外埠献艺，颇获好评。近经友好介绍复为言慧珠操琴，日前聆其伴奏《西施》、《太真外传》等剧，手下敏捷利落，托腔工稳，诚可谓为得心应手天衣无缝。闻费君近于操琴之暇，复钻研昆曲，以一青年而能若是致力艺术，前途实可未量也。

（第121期7页）

从历史上研究今日之昆曲衰落问题

曲 工

昆曲之于今日，早成强弩之末不可复张之势矣！于戏曲有兴趣而有识明达，纷倡“复兴”之说。主张虽异，而其所趋皆一，然其成绩则渺渺。试观今日，以昆曲为消遣则可，以之为职业则不可。京中硕果仅存之祥庆社，基本演员则早广陵散矣，韩白又行“报散”，昆曲前途更堪一悲。吾人考诸历史，则昆曲没落亦由来久矣。“崩溃必于是”亦不无有因。今抒管见，聊作“复兴”运动之一臂也。

昆曲黄金时代，为自明万历迄清康熙中叶。是时“花部诸腔”尚未遍传京都——北京——故唯昆曲一项，欣赏者亦唯士大夫阶级，平民则不喜此。由此可知昆曲不能持久，于此已伏基矣。要其原因，不外雅俗不能共赏耳。此时南方之苏州为昆曲大本营，盛况非京都可比，故至今依然

不绝。此昆曲初期之大略也。

后，花部崛起。顾曲者目光转移，即士大夫流亦起厌恶之心，唯有一二支持。习曲者，以昆曲规矩曲律甚严，学之不易，纷纷改就他腔。唯康熙四十四年，秦腔花旦魏长生入京，此昆曲衰落之一造成者。唱则以“色”为主，作风可比今之白玉霜。昆曲派守旧章，旦角皆年逾三十以上。且当时权贵大夫竞尚“男风”，故昆曲则遭白眼矣。《梦中录传奇》云：“长安之梨园称盛……而好秦声……厌听吴骚。闻歌昆曲，哄然散去。”此则实情也。盖彼时京中徽调已传入京，故戏园皆将徽调列入大轴，而将昆曲列入中轴，一方为喜者尚有，一方则为使不喜者藉此休养精神换口味之意。但至演至昆曲时，顾曲者则多离座他去，休息精神。自此，园方则将昆曲减去，而昆曲亦无地位矣。至今，此例早无。

四大徽班执京中戏剧牛耳，中有一“四喜”班专演昆曲，别名“曲子”，听者则寥寥。况《燕兰小谱》云：“今伶人，多不喜研昆曲而就乱弹。”是知昆曲伶人皆恶学矣。以《燕兰小谱》之“昆曲非北京人所喜……”一语最有力量，由此一语今日昆曲衰亡不无有因矣。

以上只就历史叙述。再研究到昆曲本身。其佳处，其缺点，即未研究者，稍具知识即可洞晓，今不赘焉，唯引一二书所云可也。

《中国近代顾曲史》云：“……时代潮流所趋——演奏不易精，规矩太严，词曲又太掉文章不普通，声音不美……”

王易著《词曲史》云：“世变纷纭，士乏潜心学问之暇一也。旧日韵律声歌过于繁杂，探究为难二也。异说流行，学者耳目意志莫能专一三也。”

今日伶人学者，纷纷提倡，但乏赞助者，此运动终不可起。再则昆曲之“一切”知者乏人，即老伶宿儒所存不过一二而已。即今日潜心观曲学书者，亦不过探讨其句之妙而已。至于上寻练声，则谱皆失传。今之名伶，韩世昌、白云生、梅兰芳兼擅，均有提倡意，韩并倡“昆曲研究会”。至于名宿则多不致力，故吾人视此危局亦唯长叹而已。于戏！

（第121期7页）

1月25日，第122期

侠公谈剧——封箱与祀神

早年戏园有封台无封箱。封台指戏园而言。今各班封箱作一年中之结束，各演生平杰奏，或演反串戏，如荀慧生留香社之《虬蜡庙》，荀扮黄天霸，金少山松竹社金饰小张妈，及奚啸伯忠信社奚与侯玉兰反串刘瑾、赵廉，暨侯喜瑞之贾桂，均属特别者。封箱之日末一出戏后，上四灵官收场。正月元旦开锣，再跳灵官及跳财神，所为取吉利。三十年前，各园封台日讲求八班合演，与今日合作差不多，唯昔时联演名角较夥，各班互相帮忙。如阜成门外阜成园腊月底之封台戏为最显著，观者较平日加增，因戏好价廉之故。夏历本年入腊，由尚小云之重庆社发起，诸班皆不在饭庄祀神，改主角家中捻香上祭，实一极良善法。丁兹生活程度日高，酒席昂贵，变通旧制，

旧年余感

四戒堂主人

一、民国已经三十年，而始终阳历年没有阴历年来得热闹。但是若以听戏而论，现在的阴历年却又与笔者幼时之所谓过年大不相同！那时普通人家的子弟一年到头哪有会听几回戏？想听戏，就只好盼过年了。手艺人买卖人亦是这样。到听戏这一天，把特为过年做的新衣服穿上，随着大人在戏馆子一坐，真有说不出的一种高兴心情。专以戏说，亦真热闹，文戏武戏玩笑戏总有七八出之多，小孩爱热闹的固然趁愿，大人讲究听两口的亦能过瘾。其实彼时的园子天天都是这样，排戏码亦有一番学问在内，只是在小孩眼里透着新奇有趣而已！

二、在民十五以前，平常听戏，轻易亦碰不着所谓“双出”的时候。不必更往远说，就以余叔岩、杨小楼在新明，梅兰芳、尚和玉在开明（记不甚清了）对垒的时期，似乎“双出”仍不常见。偶然有“双出”的时候，必是这天贴的戏码软点，怕对不起听众，于是头里再饶上一出。以余叔岩为例，往往是来一出《盗宗卷》之类的戏点缀点缀。本来戏码硬，让听戏的主听一出是一出，“双出”不“双出”有什么关系？

三、现在久已不是这么回事了！除了小孩班以外，无论到哪个戏班里亦听不着七八出戏了。班底既不行，主角只好多卖，于是“双出”之风大长。纵有不肯常贴“双出”的角，一见某人某人都贴“双出”了，为营业竞争起见，自己亦就不得不“双出”了。其实目前“双出”的风气都有点过景，不过要说一个角硬贴三个戏码，先舍这个面子谁亦不肯。有了这么一种无形的拘束，所以“三出”这个名词至今还未出现。虽未出现，却已有变相的办法。例如《武家坡》、《银空山》、《算粮登殿》一个人唱到底，又如几出戏连在一起而一人分饰三角，名义上虽非硬贴“三出”，事实上还有什么两样？据笔者预料，大概不出今年，必有人打开僵局，一个人硬来三个戏码。“取消开场”口号不是已经出来了吗？将来作“三出”的急先锋者大约还是这类呐喊“取消开场”的人物。

四、在原先戏班不过那么几个，到任何一个园子亦能足听一气。至不及到天桥大棚去听几出，韦久峰来个《断密涧》什么的，薛固久、崔灵芝来出梆子，亦都给你几口。我不敢说现在的主角“大梁”全不如韦久峰，可是比他强的真亦不多！戏班多而园子少，并且有多少戏班的“大梁”根本就不够料。自己唱罢，没有把握，亦抢不到好“日子口”，不唱罢，又怎么样呢？在这种环境之下，于是“合作”戏大兴其时。去年下半年没有一星期不见“合作”戏的，骨子里怎么回事，明眼人自然瞒他不过！

五、今年的戏班恐怕还要多，当然“合作”戏亦要跟着更多。本来戏界本身已经够乱的了，又加上看出这门“红”的外行人太多，才会三两出戏就要上台一显身手。去年一年这类似“票”非“票”的戏班不少，今年当然亦得更多。因为民十五以后的伶人生活实在是太优越了，所以难怪有些人看着眼红，其实哪有那么容易？净看见人家得意，不要忘了人家下的工夫，亦还得看看

那些倒霉的。下海的角色有几个露脸的？看看言菊朋，再看看这里那里来的“梅兰芳”！

六、这两年梨园行拜师的风气大盛！其实，在前些年，哪年没有拜师的？皆因没人宣传，所以算不了一回事。现在则不然了，与其说拜师，莫若说利用“牌号”比较恰当一点。今天拜了师，明天报上就可登出“某某得意弟子”唱“亲授”某一出戏的广告。当师父的又不是傻子，亦明知是这么一回把戏，不过师父亦有他的所图，各人算各人的一笔账好了！本来这样的拜师，在报上广告登出以后，整个的意义已经完结，以后怎么样谁去管他？所以去年就已经发生徒弟跟老师拔香头子的事了！今年大约内外行拜师的还要多，碰巧还有一两位“名门闺秀”亦在这里面“随喜”“随喜”。然而师生破裂这一类事恐怕亦要花样更多！

七、这两年来排新戏的风气似乎只限于小孩班了。生旦成名的角色都不怎样排新戏，大概费力不讨好亦是其中一个主要原因。小孩班之排新戏，今年当然要再激烈竞争一回。这类新戏之所谓“新”，是完全在“海化”的程度见高下的，什么“空中飞人”一类的玩意今年一定会足闹一阵。至于大班呢，这几位名旦的戏路子是已经差不多固定的了，今年当然一仍旧贯，各不相扰。要说竞争当然还在生行。就去年看，几出老戏如《教子》、《桑园会》等又时兴起来。今年大概还是老戏年，可不一定是哪几出戏走运？当然领路的是人家马连良，其余无论“谭派”也罢，非“谭派”也罢，全都得跟着人家向前跑！

八、今年二牌旦角像侯玉兰，净角像王泉奎，预料更得比去年走运，当然价码亦就随之而更高。二牌老生大约老一辈的全不行了，小一辈的谁的价码小谁就吃香。虽不见得准是哪一位，可是嗓子方便点的一定占些便宜。头里能占一个戏码的老旦或武生，恐怕要淘汰不少，武旦就更用不着了。这些人们准谁倒霉？亦是要价码上说话的。还有一件事十有八成是准当的，就是李世芳今年一定来趟上海，成绩好坏却要另说另讲！

九、阳历年的时候笔者写了一篇“新年废话”，现在一转眼又到阴历新年了，想了想觉得前篇意犹未尽，于是又东鳞西爪地写了这一篇，其实还是一片“废话”！写完之后，加上个什么题目呢？好吧，就算作是“旧年余感！”

（第122期4~5页）

打油诗——萧于春节宜演《王小过年》

张醉丐

《王小过年》这出戏，是贫民窟中一幅写真，戏聿云暮，生计累人，夫妻仰屋兴嗟，遂演出一场趣话。是剧之旦角与丑角剧工并重，名伶杨小朵、罗寿山曾演此剧，表情刻画入微。若在现代名伶，则萧长华、于连泉（筱翠花）演此最为佳妙。当其演至王小夫妻，经其邻人帮助米面鱼肉，共度新年之际，二人共念“夫妻夫妻，顺溜顺溜，一年四季，到头到头多快乐，解千愁，富贵荣华，年年长有”一段吉祥话数板，萧念时憨态可掬，于之神情亦极自然。此后煤铺掌柜索债，放账之□者来要印子钱之时，夫妻定计搪债，演来妙趣环生。等到祭完神，出门放鞭炮，偶遇丧家迎而大磕丧头，进门后夫妻又商量忌话，恰巧亲甥来拜新年，王小夫妻此时对坐，打花巴掌，引出王小被官方捉去，打了一顿大板，以解晦气，于是王小装死，其妻哭之，才喊了一声我的天

哪，王小乃由地上爬起，迫妻认罚，一出趣剧，亦告终了。此是应节趣剧，闲中诗以记之。

惆怅鹑衣百结身，年华萧索债愁人。风凄雪冷贫民窟，搬上歌台假作真。
破窗无纸筒无烟，泣对牛衣孰解怜。邻里有人多善意，提柴米助新年。
隔门搪债仗婆娘，冷屋篝灯自躲藏。事处万难生计巧，半因窘困半荒唐。
夫妻度日最艰难，忍饿挨寒耐岁寒。趣剧演完添笑料，有心人作两般看。

(第122期6页)

蛇年话蛇矛

郑菊瘦

今岁纪元正逢辛巳，按十天干辛属金，列西方为白色，十二地支巳属蛇，合为辛巳之年，盖辛巳即是白蛇也，关于戏剧最宜以义妖白蛇传作漫谈的材料，不过这位白蛇娘子之历史本纪（即如游湖借伞、盗宝库、瑞草园、金山寺、断桥亭、雷峰塔等折）可谓妇孺尽知，更经名伶表演，文人墨客评判，尤为惯见不鲜，倘再旧事重提，诚未免令人观读生厌，且复蹈前辙更贻拾人牙慧之义耳，莫若另拟别题似较新颖，特简述于后：

按蛇矛本是一种武器，鄙人对于武术夙所未谙，至于蛇矛招数如可使法，曷敢冒昧妄谈，致引识者讪笑，然所志不过戏场中所用蛇矛作兵器者略举一二，聊博阅者一笑！

《三国志》戏剧不拘哪出凡有桓侯张翼德者，伊所使之利器即为丈八蛇矛。此器在戏场所制黑杆皂纓银锋银镔（其锋头作曲弯式尖端分岔以示蛇形之意义），虽云木质，颇具精致庄严。戏中饰张翼德持之，格外衬出勇将的威势。然名伶用之多系本人自制，所有尺码特别加大，纓子分量特别加重，更觉壮观，然不过摆样子而已，倘与人交锋大战，使用辄难免粗笨之弊，殊不适宜，所以《葭萌关》（即《夜战马超》）当张马会阵之场扮张翼德者必须另换稍小蛇矛（多以皂纓银锋仍作蛇形式，其杆裹以黑带条或蓝白花带条者）使之方能合手，而且坚固耐久矣。

《精忠说岳传》所载岳武穆所用之枪，本山沥泉洞中力擒怪蟒所得，盖其枪为巨蛇所化身也。究竟果有其事，殊难考稽，不过在演义书中有此项说词，亦可作姑妄言之姑妄听之。据闻老伶工武行先进丁连升（即丁永利之父）所云，当最早年代凡演岳武穆各戏（如《九龙山》、《栖霞山》、《康郎山》、《洞庭湖》等出）伊所使之兵器，为白色添杆白纓银锋银镔之长枪，其尖端亦作曲弯蛇形之式，名之曰沥泉神矛，亦取枪本蛇之变幻也。往昔名伶凡扮岳武穆戏者，皆用此种样式之枪，而与其他普通之枪大有区别。

《东汉演义》所述云台名将邳彤，本系上界二十八宿翼火蛇降世，唯戏场中则不多见，邳彤露面只有《白蟒台》一出，尚须由前场表演，方有邳彤出马，与吴汉、铄期、岑彭、马武四将对付。按邳彤本由武生角充任，素面黑三髯，戴扎巾盔，加大号绒球抹额，扎绿色靠甲，大红彩裤青缎厚底靴，所使兵刃为点金蛇矛（系赤金漆杆大红纓子金锋金尖端作曲弯蛇形式，与普通所用的长枪不同，盖取意在邳彤乃翼火蛇降生，因无套子模型出现表示，故以兵刃略作点缀耳，今则无之矣）。在马连良演全本《白蟒台》，虽有邳彤出战之前场（往昔以马春樵扮邳彤，后因春樵弃武习文，乃另换他角充任），所使兵刃不过普通长枪而已，其点金蛇矛亦未制造应用也。